

有生之年

SOMEWHERE IN TIME

SOMEONE LIKE YOU

狭路相逢

梅子黄时雨
作品

如果不是少了你，我好像就是拥有一切。
我这样送走了你，这是等待的开始。

在有生的瞬间能遇见你，竟花光了所有的运气。
我该拿什么，回报你的情有独钟。

For memories

世界上最美妙的一件事就是，当你拥抱一个你爱的人，
他竟然把你抱得更紧。原来我这一生终究还是逃不过你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梅子
黄时
雨

作品

有生之年

SOMEWHERE IN TIME

SOMEONE LIKE YOU

狭路相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生之年, 狭路相逢 / 梅子黄时雨著. -- 北京: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1
ISBN 978-7-5113-3014-7

I. ①有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2503号

有生之年, 狭路相逢

著 者: 梅子黄时雨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五 月

装帧设计: 熊琼工作室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8 字数: 180千字

版 次: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3014-7

定 价: 28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行部: (010) 82069015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sschin.com

E-mail: ovea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CONTENTS

- 001 / Chapter01 倒影的倔强
- 019 / Chapter02 眉心的哀伤
- 039 / Chapter03 唇角的迷惘
- 061 / Chapter04 温暖的悲凉
- 077 / Chapter05 碎影的逆伤
- 101 / Chapter06 苍白的假装
- 123 / Chapter07 残忍的虚妄
- 139 / Chapter08 无奈的彷徨
- 173 / Chapter09 转身的凝望
- 199 / Chapter10 炫目的幻想
- 223 / Chapter11 无声的掩藏
- 249 / 作者的话 / The Author's Words

Chapter 01

倒影的倔强

许连臻怔了许久，
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那是自己的倒影。

有个纤瘦的身影清楚地映在干净通透的大片玻璃上，许连臻怔了许久，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那是自己的影子。

门口处传来了何燕然和李淑热情的声音：“欢迎光临。”

抬头，只见有个棕发微卷的女孩子背了一个红色的名牌小包，脚踩着同品牌的系有蝴蝶结的皮鞋，娉娉婷婷而来。不过是二十岁左右的年纪，长得很好看，白白的皮肤，光泽的脸，大大的杏眼。古文所说的“肌白若雪，眼若点漆”亦不过如此。

她换上一副职业笑容，迎了上去：“小姐，您好。请问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吗？”

那女孩子朝她微笑了一下，灿若五月流光：“我自己看就可以了，谢谢。”她们店里的牌子属于一线和二线之间，往来购物的人多半是有钱人，所以向来高傲冷淡者居多。像这位小姐这样亲切的，倒是不常见。想来一定是书香门第出身的孩子，所以教养极好。

在接下来的十多分钟里，那女孩子挑中了一件。许连臻一直跟其他店员不同，并不会巧舌如簧地推荐，一般只静静地站在顾客身边，若有顾客喜欢的，便略加说明。比如那女孩子挑中的那件裙子，她只浅笑着简单地说了句：“这是我们公司的首席设计师今年夏季的得意之作，她自己都十分满意。”

由于是那女孩子肤色白的缘故，将这款宝蓝色的长裙穿得婀娜靓丽之极。这款裙子因为腰部和裙摆的地方设计得漂亮，顾客都十分喜欢，在许连臻手里卖出了不下十数条。但那女孩从试衣间里出来，许连臻还是觉得眼前一亮，因为还没有人可以将这裙子穿得像她这样垂坠飘逸。

耳边又传来同事们“欢迎光临”的声音，似有人朝她们的方向而来。她弯着身帮那女孩整理不规则裙子下摆，含笑着轻轻说了一句：“小姐，你穿着很好看，这裙子真的很适合你。”

只见那女子拉着裙摆，袅袅婷婷地向后一转，裙摆在空中画出摇曳的弧线，恍若天边的云朵舒卷。那女孩朝来人甜甜地道：“叶大哥，好看吗？”声音娇柔婉转，含着诱人的鼻音，许连臻听着都觉得心里痒痒的，似有只柔软的小手在心里挠啊挠的。

因低头的缘故，她只瞧见有两双男士的鞋子。一双是锃亮的黑色皮鞋，十分正式的鞋子，而另一双则是咖啡色休闲款的皮鞋。有个低沉的声音带着几丝轻笑，似远又似近地传来：“这个问题，想来不是问我的，英章，是不是？”

大约是弯腰太久了，她只觉得太阳穴旁的血管在突突地跳，就像有谁拿了针不停在戳着那两条青筋，全身的血液尽涌往那一处，仿佛随时会涨爆而出。

那个名叫英章的男子怔了怔，隔了数秒才开口道：“嗯……很好看。”只轻描淡写的几个字，许连臻只觉得天地之间一下子变成漆黑一团，眼前的一切模糊不清。

地上铺着错落有致的地板，锃亮锃亮的。因公司有员工每一个小时要拖一次地板的条款规定，所以那女孩进来前她才拖抹干净。一点灰尘也没有，干净极了，淡淡地映着那三人的轮廓。也仅仅是轮廓，其他什么也没有……

她盯得久了，地板好像变成了无数的木板块，密密麻麻地朝她直直逼来。

世界早已经失声了，她耳边只有一干“嗡嗡”之声。似乎一辈子那般久远了，那女孩清脆的声音悠悠地传来，可听在她耳中却像在做梦一般，茫茫然都凝成了一片：“谢谢，请帮我包起来吧。”

她慢腾腾地直起麻木的身子，机械地接过那女孩递来的裙子，极缓极缓地绽放出一抹微笑，抬头说道：“好的，小姐，请稍候。”

许连臻一点点地转过已经如铁般僵硬的脖子，因僵得久了，她似可以听到骨骼连接处的“咯咯”之声。她的眼角余光意外地瞧见他的身体似乎轻轻一震。

而她，与他擦肩而过，转身而去。

想不到居然是在这种情况下与他再见面了。叶英章，看来你过得很不错。

一推开店门，雨丝细密如发，迎着秋末的冷风而至。工作服早已经换下了，许连臻拢了拢身上的薄外套，仰首凝望了一下黑漆漆的天空。雨丝如帘，不停坠下，飘忽地打在她的脸上，不疼，却带了点点的沁凉寒意。她望了片刻，木然地低头，往公交车站台走去。

因是加班，她在店里早吃过了工作餐，所以也就不再转农贸市场去买菜了。也或许因为这个缘故，她素来喜欢加班，除了可以多拿一笔加班费，还可以省去一顿饭钱。这个城市消费太高了，她一个小店员，就两千多元的收入，扣除房租600元，每天的伙食大约15~20元，一个月下来也有500左右了。水电煤气，再省也要半百。马上又要交一笔暖气费用了……唉，再加上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消费，她一个月下来几乎攒不下什么钱。

第一个月的时候，从工资里还扣除两套工作服的价钱，为此她吃了整整一个月的方便面。许连臻低头打量了一眼自己的外套，很廉价的地摊货。以前，她穿得虽然也很普通，喜欢T恤牛仔，清爽的浅色裙子，但那种面料和做工，绝对是舒舒服服、一丝不苟的。

那个时候，父亲随手放在她房间里的钱，都够抵她现在一整年的工资

了。她什么时候过过这种日子啊！母亲虽然去世得早，可她却一直被父亲捧在手心里，如珠如宝地含着长大的，从来不知道苦字是怎么写的。

她猛然摇了一下头，以前……还去想以前干什么？以前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了，早没有了……她对自己说过要忘记的。

车窗上挂着雨滴，就着灰尘，时不时地沿着玻璃晃晃荡荡地滚落下来。大约是因为偏僻的关系，此时车上空无一人，挂着拉手随着车子的颠簸，一路发着“丁零当啷”的单调之声。最后，公交车发出了“咝”一声长长的刹车声，猛地停住了。

她起身，下车。雨似乎越下越大了，密密麻麻地从黑洞洞的天空里坠落着。她叹了口气，离她的租房还有好长一段路呢。走回去，肯定淋得湿透。她将外套脱了下来，盖在头上，开始跑起来。

到了楼下的时候，已经气喘吁吁了。外套已经湿透了，不知道晾一天会不会晾干。人倒还好，因奔跑全身都热起来了，应该不会感冒的。她不由得露出一个苦笑，现在的她连个小病也生不起啊，生了病除了要买药的开销外还要请假，一请假窝在家里还要多两顿饭呢！

还好，刚刚跑得快！以往高中里测试长跑成绩，她都没有跑过这么快呢！说起来还得感谢她的高中体育老师。还记得那个老师姓费，因刚毕业，才分配过来，他们这群不大不小的学生都喊他小费老师，后来喊着喊着就变成了小费。

那小费老师也不介意。但是他唯一会介意的便是他的这些学生的成绩，谁要是拖了他们班的后腿，他可不轻饶，每天一早的早操课，他都会在操场上大吼：“×××，你没有吃饭啊，给我跑快点！”

他的隔空传音之术可厉害了，只要一喊，保管整个高中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。她的长跑向来是最烂的，又怕被他吼，所以每每都是拼了命地跑。大概就是这么给逼出来的。那个时候她每次上体育课都在祈祷小费师生病。唉，后来要不是当时在高中打下了底子，她的身子怎么能熬过在

监狱里的那段日子呢……

爬到了楼顶，推开小铁门，房屋里的陈设映入眼帘。虽然小，虽然简陋，但却是她现在的窝。

她把外套洗好，拧到滴不出水后，又用干毛巾裹着再拧了几次。最后，将衣服挂在自己拉的绳子上。又去拧了抹布，将麻雀大的空间擦得窗明几净，纤尘不染。水冰凉冰凉的，扑在脸上已经有冬天的感觉了。

最后，在转不过身的卫生间里洗了个热水澡，将自己梳洗得干干净净。就算再穷，租房子的时候再拮据，但她还是咬牙租下了这件带卫生间的小屋子。她什么都可以忍，可是忍受不了去公共浴室赤裸裸地跟别人一起洗澡。

等她最后躺进柔软被窝的时候，手表已经显示23点45分了。手表是白色的，同色同质的陶瓷表链，灯光下隐隐泛着莹润的光泽。这表是当年她二十岁生日的时候父亲送的，是她现在身边最值钱的东西了。

李淑现在跟她比较熟了，说话也就随意了，前几天还在闲聊的时候问她：“连臻，你这个‘范思哲’在夜市哪个摊位买的啊？我看着觉得做工不错，仿得很像，接近A货水准。”

她当时心头一抽，脸上却还是挂着淡淡的笑，道：“我很早以前在M市买的。”一听在M市买的，距离那么远，李淑便“哦”了一声，也没有再在这个话题上继续下去。

二十岁生日的时候，真真是懵懂岁月，如诗年华。每天醒来，红日满窗，小白趴在她身边，呼呼地对她喷气。惠姨总是会在她醒后才来敲门，喊她下去吃早餐。然后，她会趿着拖鞋，披头散发地抱着小白，噼啪噼啪地下楼。餐桌上总是摆着一杯鲜牛奶、两个荷包蛋，她坐下的时候，犹自散发着热气。

许连臻“啊”一声，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屋子里一片漆黑。她“啪”一下打开了房间里唯一的一盏灯，清清凉凉的光线瞬间照亮了屋内

的每个角落。

又做梦了，梦里又回到了从前。许连臻回过神来，才发觉掌心硌得发疼。缓缓摊开，是手表，她不知不觉居然握了一个晚上。显示的是凌晨5点，还早，她还可以再睡一下。

她关了灯，又躺了下来。被子里暖暖的，可是再怎么也睡不着了。最后索性起来，在小煤气灶上熬了一小锅小米粥。锅里“扑腾扑腾”的沸水声，热气袅袅升腾，屋子里不再安静得让人心慌，有了些许生活的热闹。她缓缓一笑，这些声音让她心安如水，不再惶恐害怕。

她摸了摸昨晚晾着的外套，已有八九分干了。便取过吹风机，坐在床上，呼呼地对着衣服吹热风。又不时放下衣服，起身去搅拌一下粥。

以前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如今重头学起，半年下来居然也已经有模有样了。怪不得俗话说得好：人是给逼出来的，每个人身体里都有无限潜能。

外头的风“呼啦呼啦”地拍打着小屋唯一的一扇窗子，冬天真的来了。这个月发工资一定要添一件羽绒服了，再拖也拖不下去了。可稍微好点牌子的一件羽绒服就是她半个月的工资，质量不好的，一穿就爱掉毛，估计也就能穿一个冬天。许连臻想来想去已经很久了，此刻听着外头呼啸的寒风，最后咬牙决定，等拿到工资还是去买一件质量好点的吧。至少可以穿两三年！

孟静一下车，便已经瞧见许连臻衣着单薄地站在廊下。许连臻的衣物虽然廉价，但穿在她身上总是很好看。素颜的她，明眸皓齿，肤白如玉，顾盼之间总隐隐有种清清水如的气质。说有点高贵吧，明明穿得普通之极；说脱俗吧，一头齐耳短发，娇娇俏俏的如同一个学生。可分明是两者兼而有之的，还夹杂了一种淡淡的疏离。反正综合在她身上，很是奇怪。

孟静身为这家店的总管，是这里唯一知道许连臻过往的人。心里总是暗自诧异：到底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会让这个看上去清丽淡雅，连脾气也温柔谦和的许连臻犯了罪，甚至还被关在监狱里两年多呢？

若不是当时自己店里人员紧缺，而许连臻的外形谈吐什么的确实不错，估计她也是不会要她来上班的。不过这半年一点一滴地接触下来，孟静发现许连臻确实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子，平日里不多言不多语，吃苦耐劳，什么苦活脏活都抢着第一个做。更重要的是，从不跟其他销售人员抢客人。所以，连一直对人百般挑剔的店中销售王牌李丽丽对她也挑剔不起来。

孟静再抬头时，已经将心里的诧异掩盖得分毫不剩了，笑吟吟地道：“连臻，你这么早啊？”许连臻规规矩矩地向她问好：“孟姐早。”

左看右看，再怎么看也是好人家的女儿。怎么会……孟静暗不可闻地叹息，打开了店门，转头问道：“连臻，吃早饭了没，我买多了。”许连臻摇了摇头，淡淡微笑：“谢谢孟姐，我已经吃过了。我先去干活了，你慢吃。”转身，已经去杂物房取扫帚拖把。

今天不是轮到许连臻值日，其实不用她打扫卫生的。可是这样的活，她总是抢着做。

孟静望着许连臻远去的背影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这个连臻，每次总是浅浅怯怯地微笑，可孟静对她总是没来由的觉得心疼。孟静提着手里的大袋子走了过去：“连臻，我有事情想请你帮忙。”

许连臻抬起了头，小溪般清澈的眸子望着她，等她说下去。孟静组织了一下语言，尽量地轻描淡写道：“连臻，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啦，女人最喜欢逛街乱买东西了。我有一些衣服，从来没有穿过，连吊牌也没有剪掉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穿穿啊？”

孟姐是怕会伤她自尊，会拒绝，所以说得如此婉转。许连臻心明如镜，笑了笑，低下头缓缓道：“谢谢你了，孟姐。”那说明是接受了，孟静忙不迭地把手里的袋子递给了她，就好像推掉一个烫手山芋一般。

许连臻接了过来，冰凉的指尖紧紧地捏着袋子，抬头时孟静已经转身了，边走还边道：“那你快打扫卫生，我去整理一下模特身上的衣服。”

许连臻换上了工作服，取出了扫帚、拖把，开始一早的打扫工作。不

远处有一辆车，里头有个人一直盯着她们店的方向。许久之后，那人抬了手腕，看了表上显示的时间，然后驾车离去。

许连臻在三楼楼梯转弯的地方瞧见了那辆熟悉的车子，甚至连车牌号码她都可以背得出了。她再迟钝，也知道这辆车子的人一直在跟着自己。因为已经一个多月，她甚至好几次下班的时候在自己的店外看到过。

她知道是谁。只是不想去拆穿，也不想去面对，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精力。生活，生活，生下来，活下去。像她这样的小人物，每天忙忙碌碌的，只不过为了能够活下去而已。

自从入狱后，每个探访日他都会到监狱来想要探望她的。可是她再没有见过他。她永远记得，他被她打了一枪，整条手臂鲜血淋淋……她被人死死地摁在地板上，全身都在疼，特别是背上，疼得她直叫嚷。可是再疼，也不及心疼的万万分之一。

她披头散发地贴在地上，听见他吩咐他的同事：“小马，放开她，把她铐着就是了。不要为难她。”

摁住她的小马，不过是个刚从警校毕业的年轻人，威武有力。闻言，赶忙把膝盖从她单薄的背上移开，取过来手铐，“啪”一声将她的手腕铐住。

有人在外头焦急地喊着：“救护车来了，快……快……小叶快上车。”她当时就像是着魔了一般，呆呆地抬眼，痴痴地凝望着他。而他也正好转头，两人的视线撞在了一起，她木木滞滞的。而他呢，眼底深处似闪过几丝内疚，但她伤心到了极致，像行尸走肉，早已经分辨不清了。只是缓缓地将呆滞的目光移向他的手臂，刺目惊心的红，一点一点地滴落在地上……

那是血……

许连臻猛地搁下筷子，冲到洗手间，大口大口地吐了起来。最后连胆汁都吐出来了，还在不停地干呕。

下午的时候，李丽丽的老顾客张太一来，就给李丽丽创下了本月的最佳销售纪录。李大小姐一高兴，纤纤素手一挥，灿灿笑道：“下午茶我请客。”

论资排辈，买下午茶的人自然是非许连臻莫属的。深秋的雨疏疏稀稀，因不好拿东西，许连臻伞也没有拿，直接跑到了对面大厦的咖啡厅。

街上的风大，把头发都吹得散乱不堪了。她站在咖啡店外，对照着映在玻璃里隐隐约约的人影，整理了一下及肩的短发。或许还是以前的长发好，随便绑个马尾或者在头顶挽个小球，都显得清爽之极。

那日从监狱里出来后，她搭了唯一的一辆公交车，浑浑噩噩地坐在车子里，一路行去。到哪里去？去哪里？她没有一点概念。这个城市对她来说是陌生的，去哪个角落对她来说都一样，没有任何意义。甚至于，连人生对她来说，都没有任何意义。

后来车子停在了终点站，司机师傅转头望着她，目光里隐约有丝怜悯和同情：“小姐，这里已经是最后一站了。你下车吗？”她抱着出狱时女狱警递给她的那个大包，茫然地站了起来：“谢谢，我就在这里下车。”

步出了车子，才发觉这里是这个城市的城郊结合地带。虽然嘈杂，环境也混乱，但人声鼎沸，车流亦多，处处充满着生活气息。

她双手环抱着大包，闭了眼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两年零四个月了，一度她以为长得几乎是她的一生了。

可是如今她还是从那里出来了，活生生地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，呼吸着自由新鲜的空气。她摸着自己的头发，虽然在里头的那段时间一直用最廉价的洗发用品，但还是黑亮顺滑的。这样摸去，发丝在指尖依旧如流水般潺潺而过。

她抬眼望着不远处的四个火红的大字招牌：玲玲理发。推了门进去，有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，大约是老板娘，圆圆的脸蛋，圆圆的眼，微微发福的身材，满脸微笑着迎了上来：“你好，小姐，需要染发还是烫发？”

许连臻在一面简陋的镜子前坐了下来：“把头发给我剪一下吧！”那

老板娘圆圆的脸上带了诧异，跟她一再确认：“不长啊？还要剪吗？剪到这里？还是这里？”

她抬头，在耳畔处比划了一下：“这里吧。”老板娘带着惋惜的口气道：“剪掉了多可惜啊？女孩子家的留长发才好看。要不我帮你烫头发吧？你就可以慢慢把头发养长了。现在的女孩子都流行烫一下，然后染个颜色。你不要看我这个地方小，我做的头发可不比大店里差。”

她摇了摇头：“不用，修一下就可以！”老板娘看她的表情，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便取过了梳子和剪刀。在下手前，为怕出错，再一次给她确定：“剪到这里，是吗？”她点了点头，然后闭眼。

脑后传来轻微的“咔嚓咔嚓”之声，发丝轻轻地坠落，有的落在身上，然后跌落，有的直接掉落在地。很轻很轻的声响，但她却如此清晰地听到，亦或者说是感觉到。

出来了，一切从头开始。把头发剪了，就跟以前再没有什么瓜葛了。

他曾经肆意地揉着她头顶的发，清澈的眼睛亮得似在发光……她挽着他的手，长长的马尾在脑后一晃一晃……

从此以后，不，早在她发现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要抓她爸爸的那一天，她和他之间早已经注定没有以后了。只是当时她还是不愿相信，也不肯相信的。所以她求他：“英章，你放过我爸爸吧。英章，求求你了，放过我爸爸吧！”

她哭得泪眼模糊，声嘶力竭……可是他闪躲着她的目光，手里的枪一动不动地指着她爸爸的脑袋：“对不起，连臻。对不起。我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。对不起！”

许连臻猛地睁眼，镜子里映出了一个及耳短发的温婉女子，眉眼清清水灵，只是眼里满满的彷徨无助。

老板娘在帮她清理脖子间的碎发，笑吟吟地抬头：“真好看，是不是？韩剧里的那个宋慧乔，就是剪了这个短发。说实在的，不是我玲姐自

夸，你剪了这个头发啊，比她还好看几分呢！”见她不语，亦自笑着道，“最近这个剧很火，所以在我这里剪这个头发的人多了去了，但就数你最好看。”

流不流行，许连臻也没有概念。不过不难看就是了，于是淡淡一笑，问道：“多少钱？”老板娘笑眯眯地道：“十块。”她掏出钱包付了钱。老板娘笑呵呵道：“不贵吧，我玲姐啊，在这一带是出了名的公道。”

从进门到现在，那老板娘一直挂着这种暖暖的笑，且是那种发自内心的，绝对的真诚热情的笑容。许连臻对她生出了几分好感，她这般的笑，让她冰冷彷徨的心底一下子暖了数分。站了起来，轻声道：“谢谢了。”

那玲姐一边收拾剪发工具，一边与她说话：“听你口音，不像是本地人。”

许连臻点了点头：“嗯，我是五福的。”玲姐道：“怪不得了，不像我们这省城的口音。对了，你来这里工作的吗？”

许连臻点了点头，拉了门出去：“谢谢你，玲姐。再见。”出狱后遇到的第一人就如此热情，让她冰冷的心底涌上几丝淡淡的暖意，连对接下来的生活都不再觉得那么害怕不安了。

玲姐圆圆的脸上挂着温暖的笑意：“嗯，下次再来哦。我玲姐在这一代是出了名的童叟无欺的。”

许连臻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小段路，想到一事，又折了回去。玲姐含笑问道：“是不是什么东西落在这儿了啊？”许连臻摇头，有些怯声：“玲姐，我没掉东西……只是……只是想请问你一下，这附近有没有便宜的房子出租？我想要租。”

玲姐闻言，笑盈盈地拍着胸口道：“你可算是问对人了，在这里啊，整个就算是我玲姐的地盘。呵呵……开玩笑的……我在这儿是土生土长，哪一户不熟啊，这店面啊，也是我们自家的。”

“你要找什么样的？价格呢？”连臻说了大致的要求。玲姐喜道：

“我家就有一间顶楼加盖的屋子很符合你的要求……你要不要去看看？”

幸亏有了玲姐，才找到了这间顶楼加盖的小屋，虽然小，却也是她在这天地间唯一的容身之处。

她摸着已快及肩的头发，不知怎么的竟然无缘无故就想到了过往。叹了口气，收回了神，推门进了咖啡店。

等了十来分钟，蛋糕和咖啡都弄好了。她提了满满的两大袋，还小心翼翼地抱了蛋糕，推着玻璃门准备出去。有两人从外头进来，她低着头，瞧鞋子应该是一男一女。可是有人撞到了她，许连臻重心不受控制，一个趔趄，那装满蛋糕的纸袋子斜斜地从她抱着的手里飞了出去，砸在了地上。

那人在她头顶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小心。我买来赔你！”许连臻身子一僵，好一会儿之后，抬头，果然是他……叶英章。他身后是那日来买衣服的俏丽女子，婷婷袅袅地站在他身边。男的高大英俊，女的可爱娇俏，这么望去，十分赏心悦目的一对儿。

叶英章似乎也没有想到是她，反应也是明显一愣。

许连臻起身便走，叶英章在身后叫住了她：“你等等，我给你买蛋糕……”许连臻没有停步，反而飞也似的跑了。

回到店里，自然是被李丽丽含笑着不咸不淡地说了几句：“来，大家都来喝咖啡吧，蛋糕没有就没有了，我们权当减肥。你们说是不是？”字字如珠，没有一个是针对她的，但偏偏说的就是她。

许连臻为了息事宁人，只好垂眼道歉：“不好意思，丽丽姐。蛋糕被我掉地上了，等下我再去买。”李丽丽取过了一杯摩卡，喝了一口，才不冷不热地道：“随便你。”

孟静见许连臻脸上虽然依旧一副淡然的樣子，但李丽丽的话怎么听都着实让人有些尴尬，便插了话打了圆场：“我有一罐进口的丹麦曲奇，来，大家一起吃。喝咖啡配曲奇最好了。”大家一听，纷纷拥了上来。

许连臻见状便出了员工休息室，到了店中，招呼门口的同事何燕然：